炎興下帙二十三

起建炎三年二月十九日戊辰盡三月二日庚辰

十九日戊辰以駐蹕杭州大赦天下

汪伯彥再乞竄黜

臣緣御史中丞張澂狀申尚書省稱上章彈奏臣致主上蒙塵宗社危逼乞賜竄黜臣昨日與黃潛善各具劄子奏不敢供職乞賜典憲蒙聖慈不允差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批旨臣遵稟聖慈感劇顏厚退惟罪戾實不可逃伏念臣智昧知幾才疏應變初以中原

繫望之重本出愛君終然萬乘倉猝而行乃成誤國
故嘗自劾懇正邦刑乃蒙明綍之放未即俞音之賜
載惟未濟如在中流思羈縻之奉而安忍去陛下於
艱難之時念宵旰之勞而不敢以潔已爲便安之計
固欲奉詔以體國不容忍恥而在公豈惟難弭於人
言抑亦已深於鬼責退省無狀曷尚妨賢冀選賢才
以圖底定之功蚤寘愚臣以爲失職之戒庶幾允協
物論畏服公朝臣更不敢供職恭俟威命

二十日已巳金人焚揚州

金人駐軍於揚州城下丙寅遣擾甲執旗者一人入
城呼曰仰百姓限三日出西城過三日不出皆殺并
數揚州人之罪謂不合不留上也是日無出城者丁
卯金人遣擾甲者四五十人大呼如昨日人皆疑之
亦未有出城者戊辰又入城呼且曰今日限足如不
出城者盡殺是日西北人往往自西門出出則入一
木柵皆留在木柵中至晚西北人出城約數千人唯
揚州土人皆不出是夜縱火徹旦出城人盡死已已
金人入城見教場中存留得二三千人皆滿體煙焰
亦赶入木柵中又一日凌晨開木柵三路放人出而
金人亦退軍

張徵除尚書右丞
黃潛善汪伯彥罷
潛善觀文殿大學士知江甯府伯彥觀文殿大學士
知洪州
汪伯彥制曰惟辟作威廢置得馭臣之柄事君盡禮
進退爲萬世之規屬子艱難嗣服之初敢替黜陟大
公之典肆頒詔綍用亶廷紳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御營副使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二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汪伯彥彼遇兩朝屢更
鎮使方國步阽危之日正胡塵改作敵兵侵犯之初悼二

聖之北轅豈天地鬼神之意唱大軍而左袒見謳歌
訟獄之歸肆酬翊戴之勳進總樞機之密延登宰路
參秉國鈞念茲訪落之初允賴扶顛之助明謀弗效
變故非常宗廟神靈暴露野次衣冠名族顛踣道途
帑藏一空盜賊四起封章交至惟汝之尤公議靡容
非朕敢貸深念潛藩之舊猶懷佐命之勳俾解政機
尚圖來效進直殿廬之秘出分蕃屏之雄一禮疏榮
十連增重既隆體貌用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
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通輔相之籍於
殿中茲予始終之恩故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

爾庸

二十二日辛未金人寇高郵軍知軍趙士瑗棄城走判官齊志行叛附於金人

金人自揚州回軍至高郵知軍趙士瑗棄城遁走判官齊志行率軍縣官出城投拜金人劫掠而去初士瑗知高郵軍任滿朝廷以蘇遲爲代士瑗不奉命朝廷怒特降兩官士瑗乃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勤勞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遂令士瑗再任是軍至是棄城走

宋世雄以潰兵入泰州知州軍事會班棄城走

初金人犯（改作至）泰州知州會班投拜金人退去揚州潰兵有宋進者初爲韓世忠養馬至是更名世雄聚兵二百餘人犯泰州世雄與其黨十一人入城班不曾招接乃命監酒宋世安待之世安宦門子弟喜宴狎至是酒酣擊盞而謳而世雄等謂擊盞爲號恐別有不測乃覆杯盤打擡椅取其腳人執二枝奪門而去會其衆二百人奔馳入門直據州治班與郡官皆奔亂兵乃肆虐掠得金銀者量出以犒軍擲於州治凡兩堆與階基齊世雄推錢糧官裴淵爲首謂之收復泰州兩日淵令不得刼奪財物虜掠婦女由是稍

止後班自劾待罪其兄樞與弟開乞納在身官贖班之罪班遂遷謫

曲端鄜延經畧使

曲端自襄樂還涇原王庶駐於鄜延是時延安新殘破未可居會朝廷遣使賜庶節制使印令置司長安除曲端鄜延經畧使庶詣置司處端不欲離涇原即差知涇原郭浩權鄜延經畧使

二十四日癸酉靳賽犯通州

李在率衆據高郵軍

李在初從韓世忠軍隸嚴永吉爲提轄自京東潰散

在寶應聞重聚散卒約得百餘人會金人退高郵而去在乃詐稱五臺山信王下忠義軍率衆至高郵有監比較務秉義郎唐思問先往迎之在既入城遂以時正臣爲知軍以思問爲同知軍盡刷投拜官齊志行以下皆殺之乃遣人邀截金人後軍得金寶船數隻故其軍極富時胡元李釜及董耘在高郵寄居在皆以爲參議又聚集潰散兵卒有衆數千遂據高郵詔賜陳東歐陽徹官錄其有服親迪功郎一人所居州縣存恤某家

二十七日丙子詔濮州監酒馬伸赴行在

初馬伸爲殿中侍御史言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貶濮州監酒至是上思其忠直乃詔之而伸已死於道矣

二十八日丁丑詔求直言

上旣黜黃潛善汪伯彥召馬伸思得直言之士乃降詔求直言其畧曰自今政事闕違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言之或失朕不汝尤於是馬擴在罪責中方倉惶自泰州渡江趨行在乃應詔上書

王璲自西川至行在除御營前軍統制

王璲建炎初爲河東路經制使俄除知鳳翔府金人犯陝西璲以輕兵入川至是赴行在除御營前軍統制

宮儀犯密州安邱縣

宮儀率衆離即墨入密州境欲圖密州故先圍安邱縣築外柵以守之

詔幸江甯府

詔曰國家應運中微干戈未徹因時巡省蓋順權宜以江甯府王氣龍盤地形繡錯據大江之險茲爲用武之邦當六路之衝實有豐財之便將移前蹕暫駐大邦外以控制於多方內以經營於中國尚慮有司

排辦過於奉承百姓驚呼疲於道路儻齊民之或擾豈菲德之敢安將來巡幸沿路州郡及兩浙江東監司江甯府不得分毫騷擾以安人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輔逵聚衆於漣水軍

輔逵慶源府將兵也慶源府陷逵與韓京將兵百餘奪門得出渡黃河纔有數人逵後籍韓世忠軍爲押火世忠退軍於沭陽衆皆潰散張遇死於漣水軍之張渠村其衆多出沒於漣水境內逵聚卒得數百人擾於淮河之南北時至於楚州城下漸有數千當時

淮南號爲悍賊

張用據京西

張用在陳州與王善分軍將趨蔡州至確山縣而止令諸軍不得犯蔡州城下違者斬於是用駐於京西連亘數州上自京西下徹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以其衆多故號爲張莽蕩虜掠糧食所至一空

三月一日己卯朔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

二日庚辰朱勝非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至杭州召朱勝非赴行在勝非上章力辭且請渡

江之罪俄中使三輩持親劄至平江趣行勝非悉以
軍事付張浚使主之乃來朝以三月一日入見初勝
非爲侍中嘗論睢陽特以開基本地故列聖建別都
而要非用武之國脫有緩急大駕一動則河之南淮
之北皆盜區矣今虜改作騎充斥兩河雲擾雍洛不
可卒至惟襄陽西接蜀漢南引江淮可以號令四方
乞鑾輿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上欣然納用而大
臣或沮之其言不果行及爲學士復論揚州非駐蹕
地既爲中書侍郎力論之上深信焉令百部約當歲
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時宰
相黃潛善力沮之後果倉卒爲揚州之役翠華南渡
至是上見勝非首及此曰悔不用卿之言次日拜宣
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中書
侍郎御營使

馬擴應詔上書

書曰臣伏讀二月二十七日詔書曰自今政事闕違
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
士民直言陳奏言之或失朕不汝尤臣以是知陛下
責躬憂國眞堯舜湯武之用心也是以四方之士願
竭衷誠採急務爲陛下獻臣一介武臣不達政事臣

之所業蓋本於兵臣嘗觀古人論兵謂譬如對弈兩敵均焉一著失誤終莫能救是以古今勝敗率由一失一誤而況多失而多誤者乎臣觀金賊猖獗（刪此三字）改作人連年犯順（改作深入）刦遷二聖幾危宗社斯非金賊改作兵精強故無敵於天下也特我國家急難之際用非其人凡所以爲失誤者多臣試摭而言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其始人用非才不能乘機拓境全示懦弱取侮夷狄（改作外隣）其誤一也虜（改作敵）既退師畧不修備而禁止莫敢言金人再來其誤二也陛下應天順人乘時御極不能導陛下西據蜀險就陸路形勝以

爭天下返使翠華淹處淮甸重爲賊（改作敵）困其誤三也不能乘人心憤賊（改作敵）之時激使忠義力治兵戰以謀恢復甘蹈覆轍泥於請和使勢力日益窮蹙其誤四也四誤之外復有六失初欲復燕既自招金人之侮彼既長驅入寇（改作深入）是時張孝純帥太原童貫當移司眞定兩鎮助勢以遏燕山鴈門入寇（刪此二字）之師邀掩晉絳挫其銳於堅城之下然後整兵論和事無不濟柰何貫乃惑慕下鯫生偷安之計擁衆奔還遂使金人長驅渡河其失一也金賊既犯（改作既至）京闕時已初春彼若修攻具填壕壍無慮一月彼能堅

圍不過兩旬在我則宜嚴備守禦專任將師善守應
門遣使人啗以厚利畫以白溝彼勢不可留必欣然
聽命是時河北諸軍方斂兵自守陝西等勤王之師
相繼而至萬一賊（改作彼）不從議則密檄河北諸鎮濟
喻勤王之師待其意懈前邀後擊可立大功柰何淺
識之士急割三鎮以求和遣貴近以爲質自是之後
虜（改作彼）益悉我底蘊安其姦謀其失二也割三鎮既
爲失矣且宜堅守信誓示以無能以懈虜（改作敵）心亟
增備禦以圖後舉倘三鎮不屈即當遣使通義聲言
以歲幣贖之因成斂兵之計柰何輕易之論遽隳信

誓驟欲攖戰其實無能使賊（改作敵）騎復來了不能支
爲我太慮其失三也金賊（改作人）既立張楚自界大河
而守我當以黃河自爲新邊亟修堡寨倚河爲固修
葺戰具帥守令佐悉任武臣使守土治民合爲一事
進攻退守得以自專人無掣肘之患則其才得以自
盡多方措慮虜（改作敵）騎豈能輕渡柰何不達事機泥
於循常一切不爲防閑儒冠侈袂高談闊視畧不介
懷於是上疑下懼眾力不齊賊（改作敵）騎復來如拉枯
朽其失四也皇弟信王脫於囚虜（改作俘囚）集兵山谷結
約河外忠義所得壯勇不啻數十萬願候王師渡河

相爲策應時方金人欲剃南民頂髮改作令南民剃髮人人怨憤日思南歸又燕地漢兒苦其陵虐心生離貳或逃叛上山或南渡投降自河以北傳布蠟檄皆約內應故王彥王仔翟進馬溫靳賽劉展樊清王江鄭立耿進耿洪等義兵楊進馬皐張用王善等羣黨俱奮渡河討賊改作敵之志是時若王師得齊則諸路山寨接勢興舉見簽軍漢兒變於內契丹夏國圖於後兩河州縣一旦可復金賊刪此字勢自瓦解奈何羣言謐沮禁止渡河使金人反乘機便驅新剃刪此字簽軍南渡深侵脅降郡縣土地人民器甲財糧凡我有者悉

成彼用轉利爲害其失五也賊改作敵既連陷大名東平二師府勢必選騎潛襲行在我當分遣銳師列屯淮口設營於近郊預爲捍禦不惟乘賊改作敵遠來可以掩擊兼彼探知有備則莫敢易進奈何輕議寢謀者料彼不來畧不爲備遂使虜改作敵人大肆猖獗刪此四字幾犯清蹕陷生靈於倉卒之除潰軍旅於窘亂之閒其失六也此六者大槩當防而不防當擊而不擊勇怯逆施進退倒置皆大失機會者也臣之所陳四誤六失雖云已往不可追悔蓋不可不爲後日之龜鑑臣於二月初三日據聞御舟已渡大江人馬繼至

江口擁併時臣已罷兵職初八日自泰州渡江則審鑾輿已過平江臣竊料金賊（改作人）遠來馬疲人乏既知陛下已渡難以追及方且自爭子女玉帛飽其負載兼淮西仍多民兵彼顧前無利計後有害是以暫止不進又有江北不及渡者西兵與諸軍潰卒往奪路會合於范瓊睥睨鎮江金陵守把舟船繼而天雨連降平地水發道途泥淤馬步俱不能進以是賊（改作敵）心頓沮不思渡江以迫大駕遂使江南民土得以安靜此皆上天眷祐有宋許陛下得以圖維陛下大悟前失赫然震怒憤敵讎之暴恣躬嘗膽之焦勞斥

逐宰輔痛下詔音革心易慮欲與天下英傑亟圖中興之事此臣所以踴躍鼓舞知陛下戡除賊虜（改作禍難）肅清寰海將有日矣然臣更願陛下守之不易行之不倦來四方才能激天下忠義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賊（改作敵）未來早爲之計處車駕於險固可保之所萃軍馬於壯勇可用之人即經營耕戰數年之閒殄掃讎賊（改作仇讐）再隆王室復已陷之境土邀播遷之父兄中興之功決見成就臣今輒以機速利害畫爲三策仰副陛下所求臣願選吏以撫淮甸破金賊（改作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建都武昌襟帶荊湖控

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爲屏翰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制戰艦精習水軍厚激戰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貪顧江湖陂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改作之不來猶豫遷延倏至秋冬使金賊改作兵再舉驅虜舟楫淮江千里數道併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天數爲下地形爲中人事爲上也明矣自古興王建業未有不得天時據地形藉人力而能成立者也秦開關延六國之師逡巡而去不敢進攻終爲所併此豈特天時然哉地形之利有以致之也漢高祖據蜀漢用三傑卒能定三秦滅强楚是豈地勢然哉得人力以爲之助也今陛下車駕播越在此若不欲復讎爭天下則建都武昌力辦戰守僅保一隅可矣若必欲見中興恢復之功則非處巴蜀恃三峽之天險用陸路之壯士則不可也說者謂兩浙陂湖水澤之地所宜者舟楫胡改作敵人以鞍馬馳射爲事江南地利非其所長況彼盡獵江淮饜飫財寶豈復甘心南渡自取其敗臣應之曰逆胡改作金人猝然

乘機而興吞滅諸國意在力危宋祚期無後患而後已財寶地土非其所貪若謂江湖之險北馬必不能侵則往昔開拓之兵何以能抵江浙哉說者又謂聖駕所居彼必睥睨既能越長淮經江浙則又何憚而不能向蜀哉臣應之曰鑾輿所在不以遐邇賊改作敵固力圖然而江浙所恃者陂湖豈足以比蜀道之天險且駐蹕江浙又苟能暫安歲月吳越之風懦而驕日復一日士民相習安得復振儻據蜀道所鄰者秦渭之野百二之地士勇馬健人樂戰鬬加以撫練士氣百倍豈與江浙之俗同日語哉況處川隴據上流則江左自可保守安危強弱利害不啻萬萬也說者又謂吳以周瑜水軍二萬潰曹公數十萬中原之兵謝玄以步卒八千破苻堅西來百萬之眾烏在其爲江南不可守也臣復應之曰彼一時也其名則同而事則異殆不可以爲常且孫權以三世練簡之眾輔以劉備諸葛亮合應之謀曹操內有馬超韓遂關中之憂疲於遠馳遽捨鞍馬以幸其勝此周瑜所以能成僞降之功晉帝任謝安之賢修德備武固非一日苻堅不用王猛之言不知天時人事竭國而來畧無善術前輕後懈謝玄得以成淝水之捷古人常言之非

謝玄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若必欲以吳晉之事方之於今日眞守株而待斃兎也況今河北河東爲彼奄有京西陝華爲彼廢殘京畿漢上爲彼擾踐山東淮甸爲彼破蕩彼方徘徊江隅求操舟之人講舟楫之利彼勢我力比之去歲十倍不同若止欲處大駕於金陵一旦用潰兵疲卒與市井南民禦大敵於長江之上嬰兒搏虎不足以喻其危矣臣誠恐虜改作敵人今雖暫去乘秋復來分兵斷絕荆襄之路則秦隴之閒朝廷命令不通當此之時何所舉措臣所以願陛下速謀幸蜀據其形勝用其壯勇則恢復可圖或者

患蜀道之艱難懼百司之勞動六宮諸衛所過州縣驛頓騷然百寮將士亦必有不願遠適者臣以謂盤庚遷亳民胥浮言作誥安衆終享永逸況陛下鑒前日之失慨然欲據地利而圖克復皇天助順百靈效職人誰不願從哉況將士之中西人居半使之入蜀孰不欣然至於宮衛小勞驛饋小用不有暫費安得永寧昔者滕公負魯元而奔光武食麥飯而美急難之時非其憚也或者謂臣熙河人所以勸陛下入蜀便臣鄉里臣實無此臣之母妻兒女悉陷河北今之鄉里更無一人何所顧戀臣所以切切啓陳惓惓不

倦者誠冀聖心之一悟斷以不疑明告中外卽日西幸則中原指日可復中興之功上與周宣光武等永爲萬世之美談儻空泥庸言甘一隅之安忘萬世之利日往月來自就困蹙臣竊爲陛下危之仰願陛下藉祖宗累世積德之基乘億兆憤賊刪此二字報君之志奮然果斷而蚤圖之實天下幸甚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三校勘記

終然萬乘倉卒而行然應作緣　一禮疏榮禮作札　既隆體貌隆誤作降　宋安世誤作安下同　干戈未徹徹作敉　張遇一作孫遇　臣以是知陛下責躬行事脫行事二字　憂國愛民脫愛字　故無敵於天下也故應作固　其始用人非才用人誤作人用　是時若王師得濟濟作齊誤　既連陷大名東平二帥帥誤作師　與諸軍潰卒往往奪路脫一往字　今陛下大悟脫此四字　前非脫今字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而其事則異脫其字

炎興下帙二十四

起建炎三年三月二日庚辰盡其日

賜朱勝非辭免批答

朕纘萬世之丕基屬四郊之多難眷求輔佐期共濟於艱虞涉歷歲時久未聞於績效既虛厥位益難其人允惟舊德之良宜膺大政之託授之國柄出自予衷再從廊廟之游大慰寰區之望而乃露章荐至避寵牢辭彌徇謙搖殊咈延佇矧卿元功在國隱德及民雅量足以凝遠圖沈機足以斷大事萬方引領冀

臻休息之期二相同心克副焦勞之志毋留邦濮用
穆師瞻

周紫芝上書○舊校云此書以太倉稊米集校對無訛

書曰臣一介微賤身在田野未嘗素官於朝不習祖宗典故不知朝廷治亂安危輒敢遊談妄議以干斧鉞之誅誠不自揣其愚徒以平日父兄之所訓誨朋友之所傳習有得於方冊間者皆可以爲今日鑒至於學士大夫之所談說閭巷匹夫之所議論與夫黃童白叟相與垂涕感泣而言亦可以察民情之利病究當世之得失臣於二者豈不聞其一二夫既有所

聞於古又有所聞於今身爲陛下涵養之民心非木石粗知臣子忠義之方其忍不爲陛下言之臣聞漢遣蘇武持節匈奴遭緱王之變爲單于所繫其後昭帝卽位請於匈奴而得之甘露中單于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形凌煙以著中興輔佐之助哀平之際天下大亂蔡琰爲胡騎所（此四字改作）獲入於南匈奴魏武帝素與琰父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卒爲烈女以光漢室蘇武一使者蔡琰一女子於當時安危治亂無所繫而昭帝之與魏武於二子非有父母兄弟之親痛不切於肌膚猶不忍中華士族

流落異域以爲天下後世恨且區區救鄙之不暇況有天下之大父母宗族俱墮夷狄（改作沙漠）在可以恝然不爲之慮乎今太上皇帝於陛下爲父淵聖皇帝於陛下爲兄其尊與漢之視蘇武爲孰重而皇太后於陛下爲母其愛與魏之視蔡琰爲孰親況胡虜（改作敵人）盛强憑侮中國無所不至日者虜（改作鐵）騎再入遂陷京師二宮之尊宗族之親相屬於道者三千餘人皆冒炎蒸涉沙漠屈身蒙恥未有反國之期則其羞辱痛恨之心與漢魏之視蘇武蔡琰爲孰甚三者利害較然明白固不待臣言矣在陛下豈不懷問寢之思

興在原之念欲迎復兩宮以雪宗廟之恥而快四方之恨乎陛下果有意如此臣不知其以何道而可以致然臣以今日之勢爲陛下籌之雖驅天下之兵以卷之不足以當其强竭天下之財以餌之不足以厭其欲盡天下甘言以悅之不足以回其意使子房爲謀臣侯公爲辯士猶未足以決勝負而定安危也況臣之愚乎臣不敢誣陛下以高論撼陛下以危言竊爲陛下深思之不過一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自治之策無他在力救前日之弊耳陛下亦嘗思所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人不專黜陟不明剛斷不足此

三者所以招禍亂之本也仰惟太上皇帝恭已南面垂三十年思厭萬幾以禪聖子睿謀神算斷自淵衷當時百寮誰敢言者大臣李綱自九卿中首建此議危言讜論天下聳聞淵聖皇帝博採羣言擢置左右曾不旋踵復以言罷太學之士與父老百姓俯伏闕下叩頭流血以請復用者不可以巨萬計虜改作敵人聞綱復用一夕爲之退舍數日爲之歸師則綱之用不用豈不繫一時之重哉柰何未幾惑於羣言委以兵柄遂致覆師以貽竄逐朝廷知其爲賢既委以輔相豈當復責以將帥之任既責以此豈容小衅使加大譴自古人君倚信大臣自當斷以獨見不可搖於異議前日朝廷之於綱其用也以百姓譽之其去也以羣臣沮之是大臣之進退不由人主之公心實出衆人之私意使綱雖欲奮忠慮爲國家排難解紛其可得乎臣於綱非門生故吏平生未嘗識其面目聞其聲咳而今言及此徒以天下之所係望萬口一音有不可掩者此臣所以區區爲陛下言之也昔郭子儀輔肅宗再造王室中間雖惑於魚朝恩之譖以奪其兵柄而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卽悟眷禮益隆故能卒收成功以興唐祚憲宗

討蔡師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帝獨斷以不疑故能
卒用裴度以平僭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仰惟淵聖
皇帝爰自即位以來僅踰暮歲易執政大臣無慮數
人如白時中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徐處仁唐恪之徒
相繼進用不過數月輒復罷去其餘近侍之臣更出
迭入不可勝數初無損益徒有變更用人不專類皆
如此有一李綱乃不能用以臣觀之所謂近捨馮唐
而遠思頗牧也臣願陛下之於綱盡以國計傾心付
之勿惑於詆訾不根之言勿責以勝負不常之勢則
經綸天下之計綱當自有遠畫朝廷日治國勢日強

則虜（改作敵）人自然畏服二聖當有還宮之期四方漸
獲消兵之福其所倚賴顧不重哉臣所以望陛下專
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朝廷玩於燕安不思
慮患之日久矣自蔡京王黼相繼用事交結朋比倚
爲腹心遂使閹宦擅政儉壬竊權人主孑然以至孤
立言之及此可爲寒心前年虜（改作敵）既寇（改作薄）城元
老大臣下逮百官有司爭挈妻孥順流東下爲自安
計方其平時皆坐竊榮寵及緩急之際藐如路人此
豈人臣之節乎有如此曹皆在可誅之域而朝廷不
加深治後雖欲責以效死而弗去烏可得耶六賊之

惡暴著遠夷（改作方）義當戮於兩觀梟其頭顱狀其惡而聲之以播告萬方使夷狄（改作敵人）知中國有威斷之君四海畏聖主擅生殺之柄然後國威自立虜（改作敵）氣日銷而當時猶且遷延歲月處以善地元惡有如蔡京猶得保其要領而死賴臺諫之臣與太學（之士）懇惻屢言然後僅得畧正典刑亦未足以快天下翹足之望也其同惡之臣有出於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援引而進者非獨不能盡逐而去之猶且倚以爲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鎮其他固未易悉數如宇文粹中之守建康臣生東南親見其事方王室遭圍閉之患實臣子自奮之秋而勤王之師沮抑不遣傲睨慘毒無所不至黥徒數百以誅元帥爲名至於害及平民流血滿野拘縶囹圄如鞫囚徒粹中身爲人臣屈首下賊處之恬然不能抗罵以死偷活須臾下汙士類上辱朝廷皆蔡京用事之臣不即罷去遺患遂及於此乃知賞罰黜陟人主之大柄不可不明亦不可不敏武王討紂而釋箕子之囚知舉善之不可不先也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知去惡不可不急也昔者齊桓公問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

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乃知舉善黜
惡最人主之先務可不慎哉況蔡京用事以紹述責
臣下非是則謂之沮毀以經說繩學者非是則謂之
邪說士不讀史書者幾三十年不知前代興亡不知
古人忠義唯以偷安苟且持祿養高爲事凡今日債
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皆前日姦佞鬬茸假寵盜名可
誅而不誅當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尚在要路則幾何
而不至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哉是以猖狂之虜
改作敵國之兵得以自肆入關而來渡河而去兩年之間盤
旋往返如在無人之境寶玉貨貝嬪御子女盜改作迫

攘驅逐如探物而取諸懷諸將堅壁而不進守臣開
門以納寇築壘京師數月之閒殘虐萬狀卒至二宮
北狩王城之人號呼震地臣思其由皆坐於黜陟不
明蓋黜陟不明則正人不復盡用姦人不得盡去使
前日盡行竄殛不留爲今日之用則臣知其不復有
今日之禍也昔安祿山之反眞卿守平原杲卿守常
山皆能攖孤城以抗劇賊李憕正色就死而兩河聞
風再固危壁張巡許遠城守不下而能蔽遮江淮天
下賴以不亡盧弈爲御史中丞被服坐臺罵賊不屈
郭子儀李光弼皆轉戰逐北誓不反顧遂能復振唐

室不知今日忠臣義士能如當時之眾乎何前日忠義之多而今日無之蓋正人不用而姦人猶在也始朝廷起四總管兵首及城下者唯張叔夜臣是以知人才之盛頗有愧於唐也比者虜（改作敵）人長驅直擣王室兩河淮甸以至京師堅壁捍禦者不知有幾戰逐北者不知有幾罵賊（改作敵）死難者不知有幾延敵內應者不知有幾逼遍不進者不知有幾用命者賞之不用命者戮之則賞罰明而國威立庶幾可以示激勸之方陛下即位以來不聞有顯然賞於朝戮於市者則是國威有未立也向以不能盡去朋黨遂

致其禍如此今復不戒後車設有變故臣不知陛下何以使人威信不素立賞罰不素明雖有激勸之方臣知其不可復用也臣願陛下大明黜陟以正忠邪屏逐畏懦輭弱之徒旌擢骨鯁犯難之士凡前日假紹述談經說以自謀其身者一洗而新之使天下曉然皆知忠義者必賞姦邪者必誅則忠臣爭效死節壯士勇於敢為庶幾可以雪萬世之恥不墜祖宗無疆之基臣所以望於陛下大明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自崇觀以來姦臣用事日久鉗鋼忠讜置而不用七有慷慨敢言眾皆指為狂夫小則屏斥夷裔

改作癡大則蒙被斧鉞阜囊不奏於九重臺諫遂幾於虛位此言路所以壅塞而不通姦邪所以橫猾而日肆朝無端人禍及四海至使夷狄興敢拒之師人君下哀痛之詔究其禍根實出於此刪至使至此二十四字淵聖皇帝深鑒前弊即位以來虛已受諫常若不及擢置一時諫諍之臣招集天下敢言之士忠讜之風煥然一新雖禹湯之聖無以復加惜其羣言交至一切聽納受之泛然無所甄別而人主之權遂歸臺諫詩不云乎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蓋謂聽言之不可不擇也人主聽言不先謀及乃心而紛然惑於衆論則何所適從而可況賢者之出入實繫一時之治亂故魏有干木則諸侯息兵虞有宮之奇則晉獻不侵汲黯在朝而淮南爲之寢謀裴度之用不用每爲天下之重輕可不謹哉頃者諫官上疏論列李綱十有餘事其言未必切中意在巧詆以快私心朝廷自當追念殊勳置而不問章雖屢上斷以不疑則後有賢者誰復敢以私怒陰相擠陷耶一失斯人亂不旋踵至使金虜改作人鳩諸國之衆提百萬之師叩關而來如蹈空谷兵動九天聲震四海而吾中國初無一夫敢當其敵者幸而陷以金繒割以壤

地虜（改作彼）亦從而退師柰何虜（改作敵）馬朝解守禦暮
怠幸其既去以爲苟安而不虞後日之憂此豈策也
哉當時議者猶欲從其北渡躡其後塵以追而擣之
既已惑於羣言不能斷以必往已而又以河朔之民
恥在左衽（改作不肯忘國）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則大信既
虧虜（改作敵）情益憤矣夫進不能追其師退不能結以
信揣其私情豈不再至明年虜（改作敵）騎果入固已洞
知朝廷虛實强弱之勢與夫吾兵之多寡人才之勇
怯山川之險易矣又當時在庭之臣不免皆去年用
事之人而一時之名臣宿將悉已罷遣以此自料果

有必勝之勢乎何不斷以大義與羣臣南下名爲播
遷猶得上策而又惑於衆議城守不遷使前日能以
剛斷自許於數計之中必行其一臣知其不復有今
日之禍也臣願陛下體乾之剛行巽之權有漢光赳
赳之稱無元帝優柔之失則兩宮之恥可雪七廟之
祀不乏而陛下之聖孝神武光於四方昭示萬世有
不可掩矣臣所以望於陛下勇於剛斷以救前日之
弊者此也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勤儉之資膺皇天
付託之任躬履艱難嗣承丕緒天心人望莫不歸悅
而適遭兵革搶攘之餘四海彫弊之日扶衰撥亂去

危卽安事有不可勝擧者臣之狂瞽所陳不過三策
誦臣之言初若迂闊無補察臣之意似能切中時病
臣之私意以謂不能力救三弊不知何以遂致中興
臣度今日之最急者不過欲報國之大讎雪兩宮之
幽憤復境土安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而已且夷狄改作
金人服叛不常久矣本其删服叛至此八字侵侮之由實皆中
國自召又況資其兵力以爲援助其功旣大責報必
深一有不至必有禍害昔人以謂湯武之興未嘗與
夷狄共功蓋疏而不用也删昔人至此二十一字唐之肅宗嘗
用回紇矣卒致掠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以爲唐患

德宗嘗用吐蕃矣卒致刼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唯
太宗之用突厥也倚以討賊賜予不貲而卒與賊連
和舉國入寇於是太宗不勝其怒曾不三年電掃風
除遂墟其國豈不快哉國家倚金國以取燕雲其禍
根連結固有所自來度今日之勢能如太宗之報突
厥其神且速如此乎唐興之初際天所覆悉皆臣服
自三王以來未之有也唯吐蕃回鶻最號雄强爲中
國患獨甚且久當時謀臣猛將圖視其計卒不得其
要領晚節雖自亡而唐亦衰焉今夷虜改作敵人日以盛
强中國漸致衰弱臣願陛下體太宗之英武以蹶其

芽而犁其庭不願若唐之末世與二虜相（刪此三字）爲盛衰而已也議者以謂方今將帥乖離戰士疲茶甲兵鈍弊財用殫耗連年動衆不勝其勞將何策以制之臣不敢上援遠古願鑒前日之三弊以專於任用明於黜陟勇於剛斷爲陛下言之蓋人主能論一相則賢者必以類至百度自然振舉四海自然悅服柰何正直則必爲邪佞所惡功高則必爲孱庸所忌此譖慝所以必行讒逐所以隨至是任用之專最爲人主難事今既得賢而用之不能盡去姦邪則其勢必不兩立且前日小人之徒至今猶列顯位則是虜爻不去魯難未已也儻不決於驅除臣恐終至誤國是明於黜陟尤爲人主之先務二者非勇於剛斷自信不疑則亦不足以振主威於既弱理頹緒之將紛此三者在陛下力行之而已天下寇雖已去而國勢漸削四方嘯聚旁午山谷九族遠託宮廬而虜（改作敵）情猶未定安危未（可）知臣意陛下食不得甘味臥不得安寢朝廷大臣當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時豈得恝然不以安危介意自陛下踐阼以來其所施設猶未足慰天下之望此臣所以敢陳三事以冀陛下奮然有爲以革前日之弊也去年金虜（改作人）既去而君臣相顧

以爲無事故謀臣不講禦戎之策絶塞不設防秋之
戍朝廷不選將帥郡邑不練甲兵乃復罷舒王配享
之祀復春秋取士之科至於士論紛然幾成聚訟可
謂不急之務也今日不鑒去年之弊而禦戎（改作敵）防
秋選將練兵之計一切置而不問去年復春秋今年
行詩賦去年削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復元豐釋奠之
制觀其事體與前日畧同安知虜（改作敵）人不復窺中
國以肆其虎狼之喙耶此臣所以妄意恐陛下復踵
前日之三弊是以敢效其愚衷庶幾涓埃之微有以
上裨獻納昔人論王伯之理謂以一士止百萬之師

以一言制千里之難今求驍銳勇敢之將可使絶域
之人有能繫單于而斬樓蘭橫行匈奴而勒功燕然
者乎既不可得即有賢相爲天下之所係望名震四
夷（改作方）能使酋長（改作天下）望風而畏則何止卻百萬之
師制千里之難而已哉臣見數年之後要路無小人
朝廷有公論將士革離叛之心師徒鼓驍銳之氣財
力富强國勢十倍人人思奮以雪君父之恥陛下又
濟以剛明果斷建立大功以成大舜之孝固有日矣
若乃興師動衆勤民異域以與夷狄（刪此三字）角一戰之
勝則臣不願陛下爲之文德修而四夷賓中夏安而

遠人服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昔人以爲周得上策故
曰治人惟聖人能之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乃苦
身焦思嘗膽朝夕不忘其辱其後卒能大破吳國使
甲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徒以得大
夫種范蠡而用之耳故種能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而
甲兵之事則蠡實專之越王爲之食不加肉衣不重
采折節下士厚賢禮賓振貧弔死與百姓同甘苦是
以二十三年之閒一舉而滅吳以雪會稽之恥此霸
王之業不足爲陛下道臣請以漢高之事明之高祖
二年東伐楚大敗於睢水之上太公呂后質於羽軍

其後侯公往說而復歸於漢及天下大安偃兵息民
而高祖五日一朝號太上皇復爲父子如初果何術
以得之哉項羽棄范增而不用高祖得三傑以共成
帝業故能力戰以有天下知勇過於湯武而孝行不
減於曾參今陛下得將相而用之有若大夫種范蠡
蕭何陳平張良之徒而復仇雪恥之心不忘於朝夕
之閒則亦何患乎不能成二王之功耶臣生長盛世
蒙被累聖之休光恨無以自效其愚朝廷遭值百六
之災北方之民橫被屠戮者十有八九臣生於東南
僻遠之地目不見戰伐之事坐視兩宮遠在異域中

夜卧起悲憤交攻自揣懦庸不能挽强執銳以效死唯有孤忠可以自獻是以敢陳蕪猥之辭不避猖狂之罪頃者郡國不以臣不肖兩得充賦於澤宮道由淮汴以至京師是時四方奉花石之貢吳檣蜀艑岢峩而來銜尾而進不絶於道臣在舟中望見幾至泣下是時欲陳狂瞽之言者屢矣重念言之必至殺身其實無補於國今陛下踐阼之初痛革諂諛之弊樂聞骨骾之言臣於此時不思一奮則是終身無可言之時也惟陛下察其狂狷赦而不誅非獨臣之私幸實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昧死俯伏待罪之至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四校勘記

朕纘萬世之丕基萬應作奕

問父老曰郭何故亡脫父老二字

如蹈空谷蹈誤作蹈　李憕正色就死憕一作愷

下察其狂瞽瞽誤作猶　不過欲報敵國之大讎脫敵字　惟陛

炎興下帙二十五

起建炎三年三月三日辛巳盡五日癸未

三日辛巳擇日幸江甯府

是日降旨昨金人逼近倉卒南渡漸至錢塘勢非得已每念中原未嘗終食敢忘果據探報金人軍馬歸回已離揚州錢塘非可久留之地便當移蹕江甯府經理中原之事可令於四月上旬擇日進發應江甯府合預排辦幷沿路一行所須等事有司疾速排日施行務要前期趁辦應副諸軍外餘事悉從簡便不

得騷擾

呂頤浩爲知樞密院事知江甯府兼江南兩浙經副使知杭州康允之差往措置江甯府事

裴淵及靳賽戰於泰州

靳賽刼掠通州以其衆至泰州則曰收捉裴淵淵出衆與戰人無器甲悉取民家氊褥作輭纏出城爲賽所敗淵在城上呼其衆入城賽追至門外時門扇猶未闔淵之衆悉力禦之賽衆退去自後兩軍以皆官軍遂各遣介議和淵出金銀犒賽軍而去

五日癸未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殺簽書樞密王淵舉兵詣闕反逼上遜位皇太子元祐太后垂簾聽政

秀水閒居錄曰建炎三年己酉二月三日余爲中書侍郎從車駕自瓜洲渡江四日早宰執侍從朝於鎮江府治中上諭曰召從官諸將同入堂議事有中官來云急宣兩府卽復馳詣行宮上曰適王淵奏來乞速幸餘杭云鎮江暫駐止是照管得一處若虜改作金人自通州對岸過江先據蘇州柰何不若錢塘有重江之險適已議定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卽來更無文字朕卽今上馬卿便治事余頓首曰臣敢不承命車駕既行王淵在江下遣人報之今

差三百人入城防守三鼓方至語部將楊沂中詰旦分差防守倉庫諸門郡官皆不至午間聞通判梁永祖在近郭竹林寺招之卽來付以郡事六日官吏百姓稍稍入城余率永祖徧走坊市告諭衆情遂安十日至蘇臺車駕未行卽作奏覆旨晚對具述鎭江事上喜見眉采差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上曰卿是執政官行事並如朝廷不須更具畫一卿必無過舉余拜謝是日車駕進發繼得省劄余加御營副使月末忽被召抗章力辭且請渡江之罪至嘉禾不敢進又辭王淵自平江來云卽被召遂先去中使高琳等三

輩繼至皆齎御筆趣行三月初一日至臨安黃汪二相皆罷是日以晡時入見初二日告廷除右相初三日朝退方聚堂得御批王淵除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是夕聞諸將不樂初四日留身奏言王淵除命諸將有語陛下聞之否上曰如何余曰臣記得武臣作樞有免進呈及書押劄子故事今淵又兼都統制於諸將尤有利害臣欲罷淵兼官免進呈書押於故事庶彌衆論上皆以爲然卽行之歸堂少頃內臣康履來傳宣既見請屏人出黃紙一小卷展視字兩行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余謂此何謂也履曰軍

中有謀變者以此爲信號從之者書其名於前履家僕使有得之者密以告余曰知其謀否履曰畧知期以來早卽於天竺寺適得聖旨令朝廷召王淵商議爲備事作方諭其意田卽苗也金則劉也詐言謀於城外以誤淵使部曲出外耳卽召淵告之至暮淵報曰已遣精卒五百人使臣十人將一員今夜伏於寺側初五日早朝右丞張澂留身申謝候於殿門未久澂倉皇至閤子曰方奏事內臣康履遽前云街市軍士邀截行路履馳馬獲免上見詰問傳旨復召二府至榻前上令履說履說如初且戰慄不退余曰宰執奏事其他臣僚不當預乞令履退余奏曰方今國步艱危人情憂懼正是姦宄作過時節履說必有之要須審於處置中軍統制官吳湛嘗委伺察非常今有報否上曰無報余曰湛在行內北門下營乞遣人鞫問方令閤門官呼快行召湛忽報湛遣人奏急速事令取文字曰無文字來人乞面奏卽呼入云苗傅劉正彥今早率手下人擐帶器甲將爲教閱忽把截街巷不放人行王樞密朝退與正彥相逢正彥手殺淵簒其首與諸軍同來內前要奏事已閉門拒守上大駭愕不覺起立余曰既殺王淵反狀已著臣請往問

之上曰卿即遣報既至門首湛迎語曰人已逼門不可開遂登門樓傅與正彥在前張逵王世修次之諸校又次之皆被甲以長竿梟淵首甲士擁其後余抗聲曰汝等皆世受國恩身爲將帥一旦如此欲何爲也傅正彥仰首曰王淵渡江敗事當誅卻除樞密黃潛善汪伯彥作相誤國行遣極輕康履曾擇陵侮將帥人人切齒余曰王淵誠有罪安得專殺黃汪二相貶責自有次第見議再貶二內侍作過上不知耳知之不容今當奏陳重作行遣速率諸軍歸營二凶相顧未行改作有語管軍王元登樓大呼聖駕來黃傘遽

前二凶拜諸將軍士皆唱喏余退迎上具奏上曰何不退問更有何事余又問之二凶曰請誅履擇上令吳湛呼康履少頃至押出門眾校即殺之亦梟其首與王淵首相對擇下直不在禁中二凶又曰聞欲遣使金人乞請太后垂簾聽政上曰太后意如何余曰自無此理門下侍郎顏岐曰若太后自諭之則眾無辭矣上語岐曰卿往奏太后少頃太后乘小輿至不肯登樓內侍報上密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執政皆以爲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爲邀出柰何余奏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傳導語言且觀羣凶之意上

以爲可卽下樓步從小輿出至樓前太后呼二凶至講論久之二凶但言乞垂簾庶於和議可成使回無成捲簾可也忽聞上傳旨曰可依請衆皆羅拜稱謝太后回亦不登門只於廊廡安置諸軍尙不退二凶復請曰太后旣許垂簾乞尊主上爲太上皇帝請皇子魏國公攝政庶便和議余因垂泣而言曰凶逆之謀一至如此臣備員宰輔義當死國指樓下曰此臣死所也臣乞下樓面語二凶開諭三軍二凶所恃人衆耳三軍見從卽無事不然不過殺臣上俛首沉思曰卿欲如何開諭余曰臣今先問所請何意彼必曰

爲和議又問出於二將與幕府耶或出於軍衆耶彼必曰出軍衆則答曰如出諸軍當親往徧問旣入其軍則可以忠義利害諭知之矣上曰凶焰如此卿往必不全旣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余卽雨泣伏地曰事變如此臣無解紛之策欲盡死節而已不能保死後事也上揮左右稍卻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若復國不成死亦未晚余嗚咽不能言上令傳詔從謀復令李邴取紙筆親書數字與之樓下皆呼拜諸軍欲退余揮淚奏曰臣終當下樓一問諸軍上曰卿勿輕發余曰臣不敢不愼卽趨出呼諸軍近前

有餘而學不足何謂不足鈞甫遂巡曰如劉將手殺王淵是也余又曰此事軍中爲是爲非鈞甫曰亦有以爲非者余曰賢言學不足必是以爲非鈞甫致謝余曰道君皇帝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難此輩無一人能效力者古人云燕趙多奇士殆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只謂朝廷未劄得腳余曰未劄得腳未可與虜（改作敵）角力自治豈無策乎以主上天資英睿春秋鼎盛尚劄腳未得虜（改作敵）營近在江北太后抱負聽朝將來秋深事當何如鈞甫曰這箇則甚可憂余曰賢與馬參議皆燕中知名會獻策要滅契丹

二凶先至余因更喚幕官將佐使臣軍校等來者數百人駢首爭聽余曰二將此舉諸軍知之否應曰知又問此事出於忠義爲國耶或別有所圖應曰忠義爲國欲定和議余又曰金人興兵近在江岸和議成與不成固未可知眾曰更在朝廷措置參議官王鈞甫欲前復退余曰王參議有何說鈞甫出曰今日之事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余曰果是忠於國家別無奸謀自今已後循守法令聽朝廷指揮若有強橫鼓眾不法之人不得容庇諸軍共誅之皆曰諾眾遂退初九日鈞甫來與語余遽問曰前日樓下言二將忠

今金人所任信人多是契丹舊人若能渡江必首先來取二人且須早爲朝廷協力爲劄腳之謀鈞甫唯唯是日上幸別宮（故相劉正夫第也）繼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仍以睿聖爲宮名宰執百官皆從侍衞如儀十四日張浚自平江遣進士馮康國持奏幷申都省乞主上貶損位號柔伏虜（改作敵）情次日二凶白當遣使議和不可緩余曰已議定朝夕行出聞得虜（改作敵）寨有在淮揚之間者未知酋長（改作主將）何在須遣小使尋訪報信今欲外召二使先遣一小使報信如何皆曰善遂擬定召王孝迪盧益（樞密院）准備差遣小使次日早朝奏陳遣使事極有可慮太后曰豈能便和余曰今虜（改作敵）騎留於江北中秋必謀渡江近日事彼必探知虜（改作敵）意欲國家安治乎危亂乎必欲其亂可以乘隙吞噬若不遣使二凶必謂請和我既未遣人安知不可若遣使虜（改作敵）必僞許挾二凶之變刼持其事二者皆害反正臣曾深慮昨日與執政共議託以不知虜酋（改作敵帥）所在先遣小使則臣之謀也太后曰吾未曉卿但說余曰所召二使皆在近處見行在新遭事變必未敢來必有辭免遣人來朝廷體問臣當諭使力辭先遣小使擇一可委人令到平江訴於呂

頤浩等曰朝廷硬差來實不願往乞留軍中頤浩等必欣然留之如此則名爲遣使其實不行以杜塞二凶之謀免墮虜(改作敵)人之計太后喜已而盧益果遣人來問召意余諭使力辭孝迪不辭而來依舊除中書侍郎遣迪功郎胡樞充小使密戒之至平江果不行晚朝留身奏言自車事變以來今十餘日能爲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邴諫議大夫鄭瑴邴舊爲內翰今乞再除瑴乞遷御史中丞太后俱以爲可復奏曰遭此異變士大夫在朝者固是不幸然須蒙恥奮身共濟艱危如中書舍人林遹刑部侍郎衞膚敏皆杜門不出意欲坐觀成敗是何用心所以乞稍遷二人以爲激勸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五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五校勘記

暫至錢塘勢非得已（暫誤作漸）　累據探報（累誤作果）　務要前期趕辦（趕誤作趁）　兼江南兩浙經制使（制誤作副）　准備差遣中遣小使（脫中字）　一囚必謂元靖和議（脫元字）　未必敢來（未必誤作必未）

炎興下帙二十六

起建炎三年三月盡其月

三月六日王世修見余曰事已有成容子細稟覆累日與二將諸幕論議大抵以軍中人情中外公論反復曉諭朝廷若舉反正之議無敢不從惟是二將所陳未有一事得請願以爲言如年號等事昨日再入文字語未畢呈內降文字乃二凶所奏紙末批云第三奏可改元明德或明受余卽示世修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且告少留此奏來日降下今還軍中言以爲

論改年事庶於世修無疑後兩日改年明受又曰二將甚愚不難制惟張達最乖因議及請復辟言上還宮乃曰本爲議和今使猶未遣豈可輕議迎請余曰虜改作金人近在平江比日已遣小使使路若通非久便見可否胡樞密遣人齎狀來云至平江府爲勤王人所拘留文字亦取去余令徧呈執政及二凶與幕官到堂示之自此使議遂息二十日上下人情翕然和同軍民皆言當反正二十一日世修至云軍中已定便可下詔余曰事固定亦當速然迎請車駕須有禮儀及奏章書詔之類先須執政議定又須擇一吉

日忽平江傳檄指名二凶之惡來人以數十本傳城中二凶得之忿怒相從至堂出檄文曰某等前日之請欲和金人以息兵革本期使人回見得虜改作敵情如何別作商議無何大使不來小使不通方聽朝廷措置今勤王傳檄直以某等爲逆賊實不能堪欲率本軍徑至平江與諸將理會了卻來迎請庶顯本心又聞此檄出張浚之意辭氣忿戾與常日不同余曰既知是張侍郎之意渠便可罷彼兵權付呂樞密必無事矣於是眾退晚朝具奏批旨云罷浚禮部侍郎後浚來首語余曰前降罷命知非朝廷意卽時毀卻

省劄棄之江中余曰方是時反正事垂成凡有益於此者皆爲之不特此命也如黃汪二相再貶亦是此意浚與黃潛善深知故併告之於是召李內翰邴張直院守分作宰執百官奏章三奏三答詔及率百官迎請詔太后手詔幷赦文二十六日執政聚議詔二凶二十七日令行守司發帖子請召諸公皆危之少頃人回曰皆來既見余曰反正事已定擇日迎請朝內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便作之傳面頸發赤慚愧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爲和戎改作局今雖平江使命不通未曾別差人別路前去首尾及

一月卻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余厲聲曰如公之說正不相違本爲和戎改作局而不可通使更何所待若不由平江他路遣使緣事已張露其誰不知州縣亦必邀留虜改作金人只在江北今已二十餘日彼必探知子細平江日稱勤王餘杭尚未反正兩相疑阻虜改作金若乘隙不待秋冬徑渡諸軍奔潰國家束手受斃皆二將爲之也又安知內外無忠義豪勇之士攘臂唱義立定亂之大功者乎前日王淵不當爲簽書人情尚能如此今日事孰爲輕重哉若前後相違今能因眾以請猶是救得一半招諸公說諭乃是要得

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諸軍請主上還宮公等六人措身何地平時爲將帥者皆賴國家官爵俸祿號令法度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既明雖三尺童子亦知去就將校軍士今則必難誑惑今日之事不可旋踵請於幕次草奏日已高令堂厨具食前一日預於廊下設幕次紙札皆備食畢送茶且覘之人回云世修草奏張逵共看二將無語少頃持來二十九日下詔卽朝別宮累日陰晦至是開晴人情大和悅申後二凶來私第稱有稟覆事見之云某等自初五日樓下陳請後來未曾見上來早當迎請卽今欲隨

相公一到別宮見上謝過三十日五更赴睿聖宮比曉畢集率文武百官數百員伏殿下餘人立殿門外三奏進封三賜批答答詞前一日所進也久之上方御殿拜舞山呼聲聞數里二府升殿余奏曰日已巳時二刻乞駕興還行宮上猶遲遲余又奏曰導從侍衛自五鼓集此已過進膳乞趨駕未審乘輦乘馬上曰乘馬就西廊余揩笏掖上就鞍軍民從觀往往登屋夾道歡呼焚香如雲至行宮御殿閣門以次引班拜訖皆退是夜二府宿堂四月初一日百官早朝奏曰二凶未有以處欲與遷官除淮南西路制置使令

將部曲赴任上曰淮南有金人否奏曰東路有之指揮內使便與說破如所部州縣有金人占據但於沿江駐軍相度渡江仍不候受告起發二將許入辭餘悉免上皆可之初二日早朝捲簾上獨斷如故至晚二凶來見云昨日已入辭蒙恩賜金軍伍已發乞今夜勿閉城門庶得一日發絕是夜數處縱火而大兩傾注火不能起復出一劄子乞賜鐵券余曰故事有之不講久矣取筆面判奏待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住滯又曰王世修尚可從軍否余曰渠爲從官豈可復參謀又曰兩日並不相見余曰是恐拉行是夜三鼓後人馬出盡初三日押赴朝郎官傳宿來漏舍白急速事宿曰昨夕得省劄給賜二將鐵券此禮本以待有功今可給乎余展劄子請執政同看問宿曰檢詳故事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宿曰不知也又問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宿曰已悟矣余既去朝後數日見邸報宿論功遷一官上曰昨日城上望郊外水際有舟船火炬朕遣人隧城探之乃韓世忠部下先鋒陳思恭船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問之但云苗統制去也未勤王兵乃如此余曰勤王兵不爲無助只要他作聲援如遣

陳康國來及拘留小使之類皆是儻或兵至城下勢
必交戰勝負固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必生姦謀以
保護爲名分守兩宮勤王兵雖勝如何措手相持不
勝則禍變叵測矣此國家利害也如論臣寮利害則
在城者甚危而難爲功在城外者甚安而易取名檄
云當與天下共誅之此雖大義然事若至此雖誅何
救度諸人朝夕必來臣則去矣望陛下試以此意諭
之看有何說仍望速令分路襲擊勿令過江則難討
也初四日求罷午間報韓世忠部將佐陳思恭孫世
詢等至皆以塵土蒙面破裂衣裳亦有面頰封藥如

金瘡者州人指笑曰舟行未嘗有塵不曾戰鬬何故
傷損皆奔趨禁門欲直入衙士呵止遂大呼毆擊而
入倡言曰韓太尉使來折簾徑至門殿呼叫不已上
大驚遣人引至殿廷望殿上無簾慚怍而退至晚吕
頤浩等皆至初五日二府奏事方退留身奏曰陛下
既許臣罷去乞早賜處分臣自此不復敢赴朝上曰
卿拜相方三日事變遽作賴卿之力二十五日而事
平以卿平難之謀用圖恢復必有所濟余曰臣若不
去人必謂有所蒙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今中司闕
官乞陛下選除從官知事者爲之庶幾議論得實上

曰誰可余曰中書舍人張守見直學士院自李邴遷執政以後書詔皆出其手日至都堂頗聞謀議且臣累聞聖訓謂守作言官論事得體上曰即有除命上又曰朕與卿相知今暫聽卿去然孰可繼卿者余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頤浩張浚上曰以謂勤王有功耶城中安靜數日方至余曰嘗論奏外援不爲無益不必先到城下若以二人作相則諸將必喜上曰且除一人二人孰優余曰知臣莫如君況命相大事臣何敢優劣上曰第言之余曰頤浩練事而粗暴張浚喜事而疏淺上曰俱輕浚太少年余曰陛下若以浚爲少年且除近上執政官向日臣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勤王事力皆如此此舉浚實主之上曰然又曰卿欲何往余曰聽命而行不敢有擇上曰除卿帥藩奏曰臣聞命即出城乞免謝辭上曰莫不當免否余曰除目內帶下合免即是責命若奏陳乞免即是從請上曰甚好又兩拜辭上將退上曰即今便押卿赴都堂余曰蒙陛下恩遇之厚體貌已全乞免此禮上曰有說卿到堂少待令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皆參堂以正朝廷體面前日將佐直撞入內殿打衙士叫呼無禮皆不知道理此風不可

長也余曰頤浩是赴堂供職陛下既以朝廷禮法爲訓臣不敢違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以肅清宮禁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至入殿門誠是不知道理上曰極是余曰臣至堂只見諸將畢便去須臾到堂諸人皆至光世曰禮合公參世忠云金人固難苗傅處只有此箇漢兒怕他做甚余曰請太保急追討無令過江歸得御筆張浚除中大夫知樞密院張守除御史中丞至晚鎖院宣召直院王陶翊立宣制頤浩右相余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即奏乞

免謝辭徑之城外接待院先因渡江盡棄囊橐一簪不存至是隨行惟一布囊負之而趨路人皆笑有歎息見憐者中書省吏齎機密文字黃袋來納余令當面開示有二凶請劄子不曾施行者十八紙具奏繳納次日內臣康謂來傳宣曰謝辭依奏已免又出手詔獎余令繳劄子且改除知平江府即作奏乞依前守洪隨行親兵七十人以道路尚難乞將至新任附謂代奏并別作一劄子謝賜獎諭手詔云朕覽卿所奏苗傅等申請朝廷不曾施行事十八紙卿任宰司之三日變起倉卒方羣凶肆虐刼制上下圖謀爲逆

卿在廟堂能折姦言拒而不行保安兩宮卒以無虞
雖曰在外大臣將帥提兵入援實卿謀慮周密終始
保護之功朕甚嘉之已除卿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
蓋朕將幸建康以援中原倚大臣爲屏翰委任重矣
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初八日閤門官張泰送詔
來依舊守洪遂過錢塘江於越州治行繼聞遣給事
周望督諸將討賊又聞諸將擅殺工部侍郎王世修
中軍統制官吳湛皆掠其家先是歲前聞金虜改作人
既破鄆州黃相約諸執政曰六宮先渡江侍從百官
家屬亦聽從便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動卽軍情不安

至是皆狼狽徒步登舟塞河而下江水未應間不可
出余有大船稍工夏文立先泊眞州聞外謾遣一介告
之令彼放船至瓜洲又以告小子唐卿余從駕渡江
不敢顧家詰朝報至云骨屬乘夏立船已過江少頃
唐卿來云是夜三鼓後去江岸十數里船不可行特
火炬江上尋夏立船一問得之骨肉徒步行蘆葦中
欲曉發舟徑渡復遣舟取行李則火起人散虜改作北
騎至矣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六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六校勘記

可改元明德或明受以示余脫此三字 改元誤作改年下同 令行守司發帖子行守司作有司一字 徑渡衝突諸軍奔潰脫衝突二字 且覘二人回去二誤作之去誤作云 乞駕速還行宮速誤作興 韓世忠部下將佐脫下字 徑至殿門誤作門殿 後勤王事力皆出此出誤作如 除目內帶下令免令誤作合 金人固難敵脫敵字 且改除知平江府下應接手詔至想宜知悉一段中係誤簡 即作奏乞依前守洪至謝賜獎諭以上三十九字應在想宜知悉下接入初八日云云此係誤簡 持火炬江上持誤作特 黃相約諸執政黃一作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七

炎興下帙二十七

起建炎三年三月盡其月

建炎復辟記曰。舊校云此節取建炎復辟記者校正無譌 建炎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乙卯隆祐太后御舟至於杭州有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爲扈從統制官駐軍於奉國寺至三年二月初四日虜騎寇改作金騎攻 揚州乘輿渡江十三日壬戌車駕次杭州命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制置使劉光世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留屯駐於鎮江府江甯府措置沿江守禦公事

俄詔淵還遣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將部兵守吳江三月二日庚辰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五日癸未苗傅及御營副將軍劉正彥反揭榜於市及傳榜報諸州曰統制官苗傅譚申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邇者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奸臣誤國內侍弄權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遺棄社稷存亡係於金人之手此皆大臣并內侍等不務修省尚循故態爲惡罔悛致令民庶惶惶不知死所進退大臣盡出閣官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將至朝廷安然坐視又無分毫措置卽日兩浙之民遂有維揚之禍嗟爾士庶興言及此甯不感傷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今某爲民除害應有大臣罪惡顯著幷內侍等官並行誅戮期爾士庶一德一心共圖中興之業其無疑惑以致後患本爲生靈別無希取爾等若獲安居傅等雖死無悔昭示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萬方苗傅同劉正彥勒兵向於闕前梟淵首於闕下是日宣麻除劉光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皆入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頃之門外軍聲益囂中軍統制官吳湛披甲持刀排門而入引傅所遣一使臣一軍人入內

傳傅等語奏於上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
知杭州府康允之與百官議○舊校云別本建炎復辟記作諫議大夫鄭瑴
與百官議云云曰今日事急若不請上御樓自撫慰
之恐無以止變允之先入諸公願入者請從我衆曰
然遂從允之扣內東門請見俄獨詔允之入允之請
上御樓諭之於是上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
是也宰相執政侍從百官皆從焉傅同正彥率兵立
門下盡皆被堅執銳控弦露刃塡滿街衢見樓上張
黃蓋稱呼萬歲聲喏上乃凭欄呼傅與正彥問曰卿
何故如此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

士有功不賞曲法不端內侍所主乃得好官黃潛善
汪伯彥誤國如此猶未遣竄王淵遇賊改作敵不戰首
先過江止因結康履卻除爲樞密使臣自陛下卽位
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例作遙郡團練使臣將王淵
斬訖梟首在此應中官在外者亦皆誅訖更請康履
罷擇欲皆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黃潛善汪伯彥已降
黜康履曾擇待重與責降卿等可與軍士歸寨苗傅
奏曰臣若不斬擇履歸寨不得今日之事盡是臣作
不干三軍之事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
擅權依舊不肯遣出上曰待朝廷自行斷遣卽今便

與流配海島知卿等忠義即除苗傅爲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除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一行軍兵並特赦罪名令歸寨解甲傅曰感聖恩但須得康履等方可歸寨上顧百官曰當是何如有浙西安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朝散郎時希孟奏曰願陛下速送康履曾擇等交付苗傅中官之害至此爲極若不一切除去恐天下之亂未已軍器監葉宗諤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軍之心上曰此事極曉但須是朝廷自行遣流於嶺南豈因叛將勒兵向闕便付中官使殺之逾時傳不退上命吳湛召履不出乃逃匿

藏避之再命衛士搜捉宮中得於禁中清漏閣眾衛士擒至闕門履望上呼曰臣死矣何獨殺臣遂交與苗傅即樓下腰斬之臠其肉上命傅等歸寨傅與正彥請宰執官出門議事於是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併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澂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皆出見傅等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勝非等奏上欣然許之詔請隆祐太后權同聽政事百官皆出門外聽詔傅與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逵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又曰

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舊校云此下建炎復辟記作諫議大夫鄭穀叱逵曰是何悖逆之語不可謂當此時無人死難云云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不敢對上又顧宰相宰相曰乞詢問適來聽詔百官上又顧問百官但言不妨時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見只有二說一則率百官死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杭州通判張誼面折希孟曰此是何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上徐謂宰相執政曰朕當退避但須索稟於太后乃命吳湛謂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岐入奏請太后御樓是日北風勁甚樓無門屏幃幕上坐竹椅並無藉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卽立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

上坐終不允曰不敢當坐矣頃之太后以一竹輿上樓步從老監五人上以傳等語奏於簾前又命宰相執政奏之太后曰當自出門外與苗傅商議遂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百官當從之傅與正彥拜輿轎前軍皆聲喏傅等奏曰望太后爲天下生靈作主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全賴太后主張太后曰自上皇任蔡京王黼變更祖宗法度章貫等興起邊事所以致招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之事皇帝聖孝別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之輩誤國他今已竄逐了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傅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

豫太后曰待依統制所請上同太后降樓歸內降劄
子三月初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親筆朕卽位以來
强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
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
德東宮可卽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
庶得消彌天變安輯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右劄
付刑部仰於赦書速頒降施行又詔曰王淵身爲都
統制車駕駐蹕維揚金人領兵前來並無措置斥堠
不明以致倉卒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及結
內侍康履等並以正典刑令尚書省出榜曉諭三月

十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尚書右丞皆充奉
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
大夫文州團練使鄭大年爲國信使副奉禮物使虜
改作金 先以進士黃大本爲承奉郎借朝奉大夫直秘
閣賜紫金魚袋進武校尉吳時敏爲秉義郎閤門祗
候借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爲先期告請使十六
日苗傅劉正彥到都堂欲分隸所統兵人衛睿聖宮
尚書右丞張濬以爲不可固止之傅正彥遂退十七
日乙未張浚不受禮部尚書之命俊亦不肯分兵浚
與呂頤浩劉光世韓世忠議舉兵討逆傳檄諸州曰

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眞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改作騎歷歲侵陵逆臣苗傅躬北犯劉豫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逼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於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廻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眾張浚聚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輔各領精銳辛道宗永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據總衝要趙哲集民兵劉誨李逮饒鄒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幷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舟次秀州四方嚮應用祈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軍州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苗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悉勿施行如敢違戾天下共誅之二十八

日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見宰相朱勝非請入見睿聖皇帝奏事勝非難之曰候先奏知傅等固請勝非不得已爲奏許之傅同正彥叩睿聖宮門請見時已昏矣上卽令開門引入見之傅正彥拜於殿下上命登殿傅正彥奏請上親扎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扎所以取信於天下者以其有御寶今不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爲信統制有事但來商議不以何時可來相見勿須疑慮傅等拜謝而出四月一日皇帝復位以王世修爲工部侍郎初傅正彥反也世修實爲之謀畫及外兵至憂懼乃急請復辟以自免故有是命二日

己酉以苗傅爲淮南西路制置使劉正彥爲之副四日辛亥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六日癸丑以右僕射朱勝非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右丞張澂爲資政殿學士知江州門下侍郎顏岐中書侍郎王孝迪皆爲提舉宮觀路允迪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爲右僕射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爲尚書右丞八日乙卯詔赦天下二十日丁卯車駕幸江甯府

野記曰王淵字幾道階州人通書史善騎射久爲邊將與夏人戰有功河北京東大旱且苦伐燕之役高

舉張先等羣盜並起攻沒州縣眾各數萬命內侍梁方平爲河北京東制置使素與淵不足薦爲都統制欲陷之及見淵復大喜軍政盡與參謀淵身先士卒所向無前踰年悉平加觀察使靖康中金人攻河北淵軍趙州虜改作金兵至城下淵令統制韓世忠夜半出城繞賊改作金營大呼賊改作敵亂自相蹂踐死者甚眾夜遁去是冬金人來攻京城淵退師應天虜改作金人來攻改作攻淵命世忠楊進累戰殺傷賊改作金兵數萬今上即位應天深相倚用除御營使司都統制淵常忌楊進欲加害故進復反從維揚會陳通反杭州辛道宗趙萬等

率兵進討辛道宗不能恤下又趙萬逐道宗亦反陷潤州授淵兩浙制置使領張俊等軍往瓜州萬請降淵誘斬萬等進至秀州淵下令教兵十日方行陳通聞之稍怠翌旦淵勒兵馳至杭州通不暇走遂出降又進平婺賊蔣定淵還聞賊張遇眾數萬據揚子橋淵自將數百騎穿過遇寨遇見淵器械精明皇恐出迎馬首一時解甲加顯德軍節度使虜改作金陷維揚從上渡江至常州丁進掠劫不止淵召而戮之上至杭州除簽書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亂權淵盛名襲而殺之梟首東衢年五十三

金人陷青州知州劉洪道棄城去

劉洪道棄青州而去金人入其城先是知濱州向大猷爲葛進率之同來犯改作攻青州青州閉門不納葛進攻城不下遣大猷入城議事洪道執之囚於獄中至是金人出大猷於獄令知青州大猷喜於受金人之命於是出文榜多指斥

金人陷鄜州

金人自陷延安府又趨晉甯軍晉甯軍堅守未下至是殘擾晉甯軍併兵趨鄜延經畧使郭浩駐兵境上

金人遂陷鄜州

水賊邵青擾泗州

邵青濟南府人五丈河作梢公載窯務草平日爲竊盜後爲樓閣賊遇敗下獄不通火伴甚得其徒黨之心嘗以盜敗杖脊而終不悛至是聚舟船往來於楚泗間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七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七校勘記

及傳榜報諸州（應作傳檄諸州）披甲持刃（刃誤作刀）排門而入

若不請上登御樓（脫登字）百官但言不妨（脫百官二字）因交結康履（脫交字）百官

幕（幃誤作幛）上坐一竹椅（脫一字）上卽立於楹側（脫於字）

拜於轎前軍士皆聲喏（於誤作與）趙哲調集民兵（脫調字）

高舉張先等（一作高齊張光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八

炎興下帙二十八

起建炎三年四月一日戊申盡二十日丁卯

四月初一日戊申朔皇帝復位

皇帝復位制詔幷臣寮奏請曰。○舊校云此亦採集建炎復辟記朝奉郎試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臣張浚右臣伏覩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朕卽位以來强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

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
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
之故避位求和固爲得策然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
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甯內寇竊起正人主憂
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
幼沖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强敵侵陵不肯
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
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
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
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
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於中撫靖江左
如此則於天下國家大計似爲得之如臣言爲然乞
行下有司令率文武百官祈請施行

新除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頤
浩右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
二十餘年賞罰不明號令失信西則侵陵夏國北則
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卒不用命皆緣內臣基
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爲患至今近聞將相大臣被
命誅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攄臣民忿怒之氣
然伏覩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卽位以

來强敵侵陵遠至其意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於至誠不吝至尊之位將以紓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踰三十年孚於四方垂簾聽政擁祐皇帝陛下四海之內孰不歸依但臣有愚見不敢愛死而不言方今强虜改作敵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蠭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帝位親總萬幾從此已往屏絶內侍近習之人褒賞今日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甯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帥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

新除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置制使司事臣呂頤浩等右臣等契勘都統制王淵不能備禦虜人改作北兵致乘輿南渡結連內侍躐除樞管近有統制官苗傅劉正彥被奉聖旨將本官及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炎皇帝以避狄改作敵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即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

深恐太母垂簾嗣君皇帝尚幼未能戡定禍亂臣等
今統諸路兵遣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復位或太后
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
宰執劄子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
到都堂諭以睿聖皇帝始以講和大金之故責躬避
位退處別宮授位元子恭請太母垂簾同聽政事今
國家多事干戈未救信使雖遣難必復命之期天步
方艱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總攬萬幾
苗傅等一皆聽從取進止
皇太后批答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
以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願還政今覽卿
等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奏疾速奏請施行
宰執等上表乞皇帝復位臣朱勝非等言屈己睦鄰
事本由於獨斷因時復位理難抑於羣情臣勝非等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昨者鄰敵侵陵聖躬謙損
授位元子退處別宮恭請東朝同聽幾政至誠懇切
詔旨丁甯交好金國之歡少息生靈之禍今者干戈
尚擾宗廟未安遣使必艱於還期防秋當思於預備
若未復九重之正恐尚壅萬幾之繁恭承太母之訓
言兼列羣臣之奏請事有必至義不可辭伏望皇帝

陛下察億兆愛戴之公視社稷安危之重亟整六龍之馭率和萬國之心俾中外之協甯庶艱虞之共濟

臣勝非等無任感激

皇帝批答朕以金人連年內侵斷然不疑避位與子恭請太母同聽政事庶便和議以迎二聖以安生靈今承太后聖旨幷得卿等所奏當還尊位總攬萬幾殊非本意難議允從兼已具奏太后卿等宜體朕懷

皇帝奏皇太后劄子臣恭請領御寶劄子令臣入禁中起居早來緣臣痰作卑體不安已奉表起居容臣俟望日趨詣謹具奏知

宰執等再上表臣勝非等言伏以責躬與子仰聖德之難名戴后祈天顧羣情之莫遏未頒俞旨再罄忱辭臣勝非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有德者興因民心之所與大寶曰位惟帝命之是承屬天步之多難軫淵衷而深念思柔彊敵暫屈威尊播告多方見禹湯之罪已矜憐赤子知堯舜之性仁然事有緩急之殊則理係安危之異盛秋設備當愛日以有爲萬里結盟慮歸程之或阻矧太后憂勤而垂訓暨羣臣懇幅而陳辭宜還正亡之朝大慰羣生之願伏望皇帝陛下仰尊慈旨俯徇輿情亟傳清蹕之音遂反紫

闈之御東嚮而揖者再雖循卽事之儀萬歲之呼者
三速契投機之會臣無任云云皇帝親筆批答朕奉
太母慈訓及臣寮奏請還卽大位親總萬幾深惟避
位本意專在修和覬以迎還二聖安輯生靈今慈旨
丁甯與臣寮繼請宗社之計至重防秋之期已迫祈
請之使恐難必遂若太母念國家艱難之極不憚憂
勤同聽政事則朕猶可勉徇臣庶之願共圖國事不
然斷不敢以獨當
尙書省牒部朕顧德弗類遭時多難臨民馭朽索之
危涉道濟巨川之遠向者敵師深入國步載艱永惟

責躬避位之因專爲講好息兵之計力祈金國冀迎
二聖以遄歸庶保丕圖可致四方之綏靖今則奉太
母之慈訓念嗣君之幼沖致兵民推戴之誠兼內外
請祈之切防秋在邇當愛日以有爲遣使出疆恐尋
盟而未遂露章狎至復辟爲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
違羣下之情不可卻遜辭靡獲任重難堪仰太母之
慈仁許同聽斷思眇躬之寡昧敢憚憂勤朕惟東朝
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阼纂承之託上徽稱於
長樂以致四海之歡正冢嗣於靑宮以係萬民之望
式頒溫詔誕告多方嗚呼有臣三千實倚同心之助

卜年七百復開過歷之期更資中外之交修庶格神
天之協佑咨爾有衆咸體至懷太后宜上尊號曰隆
祐皇太后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所有三月六
日赦書應於恩賞等事有司疾速施行如有稽遲重
寘典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已詣勉數日今中外甫一天下共慶皇帝宜專決萬
幾吾當退處東朝以遂初志可以今月四日撤簾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帝奏皇太后劉子臣伏覩太后劉子欲以今月四
日撤簾國家非常之變仰賴太后姆姆慈仁恭儉始
終保祐遂復大位今亟欲還政雖謙沖退抑聖德難
名在臣區區之心實不遑安欲望依舊垂簾同聽政
事庶得和協內外保安宗廟取進止
皇太后聖旨吾惟自昔人君沖幼必資保護則有同
聽政故事前日特以倉卒之變勉徇權宜皇帝復位
數日內外甫一機務既宜專決臣庶亦思瞻望豈宜
久同大政已下詔用今月四日撤簾宜速遵用施行
皇帝奏皇太后劉子太后聖旨以今月四日撤簾臣

惟菲德遭罹變故自非太后保祐則宗社安危殆不可測欲報之德無以爲稱復位之始尤賴母慈救甯中外而聖德謙沖確然不回臣不敢重以機務上逸聖慮已命有司遵依詔旨施行

六日癸丑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呂頤浩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詔曰移蹕而南渡戾止嘉禾請師而北行往防京口深嘉忠議悉出懇誠陞祕殿之峻資貳鴻樞之重託鎮撫六路緝綏兆民俟訖外庸俾圖內治屬營屯之沸擾致宮闕之震驚靡聞召節之符呼兵入衛盡護同盟之帥鼓眾偕行使孽將之宵遁錄義師之雲合朕素嘉其有王佐之略復見其得大臣之風是用度越羣公亟付魁柄云

八日乙卯降赦

門下天祐民而作君所以大乎一統王體元以居正所以臨於萬方朕屬時多艱顧德弗類武不足以戡定亂略德不足以惠綏庶民兩宮遠狩則四時懷溫清之思金國內侵則萬民罹塗炭之苦念艱處之若此豈眇末之能勝蓋少貶抑至尊之稱庶以厭上天之禍惟國家之慼數未艾而祖宗之德澤在人露章

率額者若出於一辭總師入覲者沓來於數路斷轙
足而立四極既成開闢之功馭日角而受五龍始正
神明之御爰念撥亂者當同於創業救弊者宜急於
改爲方圖事揆機爲艮久之規而訓兵積粟嚴備禦
之策庶恢隆於大業以馴致於丕平帝堯無黃屋之
心豈菲躬之敢議漢高先馬上之治庶後效之可成
嘉與多方一新霈澤可大赦天下於戲聖人大寶曰
位既還宸極之尊王者求端於天期涘仁恩之溥尚
賴文武將相中外士民咸一乃心同底於治
湖州通判張燾上疏言時政

苗劉亂既定上求直言湖州通判張燾上疏大概謂
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
踐阼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
以慰人望豈非胸中之誠有未孚乎又言天下治亂
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
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竊觀近日措置
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五人點二使自備糗糧器
械而蠲其稅賦烏合之眾素不諳戰陣一旦有風塵
之警聞金鼓聲則鳥驚魚潰之不暇尚安能必其用
命乎徒費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於用願速罷之又

言近日侍從臺諫所言多循習故態觀望意旨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遇待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經繕重困民力勾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之宜茅茨土階以俟昇平爲之未晚云

二十日丁卯車駕幸江甯府

潰兵劉文舜擾濠州

劉文舜濟南府僧也先是靖康閒京城受圍濟南府有劉和尚者聚兵勤王有衆數千上卽位劉和尚率衆至南京納兵乞身歸濟南依舊爲僧未幾其衆皆去圍濟南府乞劉和尚依舊爲首官司令劉和尚出城說諭其衆令退去遂退於數十里之外然後問其所欲其衆曰我輩無頭領得和尚依舊爲頭領劉和尚曰我非馭衆之才豈可爲數千人之首今城中有劉和尚名文舜者有膽勇善射可爲汝頭領汝願之乎衆曰諾遂招文舜令還俗歸其本姓以統其軍車駕南渡中原沸擾文舜與其衆渡淮首犯濠州知州連南夫命俞家鎮土豪俞孝忠率民兵一百五十人往迎之與文舜相遇於白石孝忠進戰馬陷於泥淖中被殺衆皆奔遁而防城民兵知孝忠已死亦散歸

文舜至城下南夫許犒其軍約使退去文舜從之南夫科居民量貧富出銀仍出庫帛以遺之併自解金帶授文舜文舜大喜而去

潰兵薛慶據高郵軍

召邵成章赴行在

初邵成章以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編管吉州上思其忠召之諸內侍忌其忠直譖之曰邵九伯來陛下無歡矣乃使止於洪州居住

邵成章字茂文一字天素開封人也少爲內侍博通經史性特諒直諸內侍皆不喜之常出之於外宣和

初爲淮南路廉訪使者條奏宣撫使童貫五十罪中外大駭貫請上皇移成章爲河北路廉訪使者亦不加罪淵聖卽位內侍用事者多貶罷超擢成章入內知內侍省事賜梁師成宅以居時軍民一歲雨殺內侍皆知成章忠賢獨不加害建炎二年隨行在至揚州大金攻河北陝西羣盜起京東西路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奏及張遇攻眞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潛善伯彥之罪且曰必誤國及申潛善使之聞上怒送成章吉州編管明年果失中原上思其忠召之諸內侍忌其忠直遂譖之曰邵

九伯若來陛下無歡樂矣乃使居於洪州大金軍破洪州召之曰知公忠直能事金國則當富貴長享矣成章堅不從屢逼欲殺之監守兩月復釋之曰忠臣難得吾不忍殺復遺之金帛俄以病卒

水賊羅成擾楚州

羅成楚州洪澤鬧之車軍也洪澤鎮市人煙繁盛倍於淮陰故洪澤人常欺侮淮陰人而淮陰人曰淮陰縣也洪澤鎮也鎮隸於縣敢欺侮我哉繇是各不相下初車駕南渡金人方退去京東與宿泗盜賊縱橫洪澤有大小舟千餘皆不敢動而鬧兵恣縱橫行於市中鬧官不敢彈壓成遂鼓率羣兵據舟船作過是時淮陰無官縣吏孫晟權行縣事以巡尉彈壓洪澤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退避之且使人勸和成等退去初韓世忠京東潰散有後軍將李義者往來於寶應之閒有眾五六百成遣人相約合軍共圍楚州去來不定成破連水軍取練色絹爲帆以絹爲索李義復分軍而去義謂之李大刀爲邵青所敗走至眞州六合縣界中餘眾有數十人欲趨和州眞州檄松江巡檢滑某追捕之滑某以軍班授官善射有膽力即以士兵數十人追至九女岡

殺義并殺數人餘眾散走羅成後亦爲邵青所併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八終

再罄忱誠 忱誠誤作解　暨羣臣懇迫而陳辭 迫誤作偪　救弊者宜急於改圖 圖誤作爲　方度事揆機度誤作圖　李義謂之李大刀 脫李字

炎興下帙二十九

起建炎三年五月九日丙戌盡六月七日甲寅

五月九日丙戌改江寧府爲建康府

詔曰建康之地古稱名都既前人創業之方又仁祖興王之國朕本縣代邸光膺寶圖載惟藩屏之名實符建啟之兆蓋天人之允屬況形勢之具存興邦正議於宏規繼體不失於舊物其令父老再覩漢官之儀亦冀士夫無作楚囚之泣江甯府可改爲建康其飾鎮之號如故

張浚往撫諭淮南

十二日己丑薛慶執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知樞密院事提舉杭州洞霄宮

張浚以樞密之職往淮南撫諭諸賊至高郵軍薛慶郊迎入城見浚之貌慶曰豈有如此樞密耶遂執之朝廷聞之乃罷浚知樞密院事爲提舉杭州洞霄宮浚隨行有陝西兵多遭殺者慶逼浚之所齎官告三千道而館之初薛慶之執浚也屢欲殺之其黨王存勸止之曰眞僞未可知恐殺眞樞密則異日欲歸朝廷其可得耶慶然之浚遂得歸復爲樞密院事

行狀曰盜薛慶嘯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邇行闕一有逶蔓爲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公陛下請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斬賽等率兵降遂趨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示以朝廷已義慶感服再拜始公入賊壘外聞不聞公信浮言胥動願浩等遽罷公樞院及聞公亡事遷即日趨公歸且語就職

京西北路總管翟興及楊進入河南府固守於鳴皋山之北山翟興及其子琮慶卿之使無甯息至是不安其巢穴遂棄輜重

趨南路興分眾邀擊於汝州之魯山縣賊以精銳迎
興於婆婆店酣戰久之進死於陣中其眾皆潰興之
軍以藥箭羣發射中進及所乘馬皆斃進之眾以爲
徒黨自殺之自是賊之餘眾復立劉可爲首
翟興克河南府
翟興既敗楊進遂平京西南北兩路收復河南府由
是躬率將吏至永安軍朝謁諸陵將士至陵所皆泣
下感愴不已
翟興保奏李興功特補武義郎兼閤門宣贊舍人
李興孟州王屋人世爲農業體幹魁傑有勇力寡言

語尚信義一帝北狩興以保扞鄉里聚眾萬餘元帥
府統制官常元以爲義兵統領車駕南渡兩河陷沒
興往來懷衛間攻刼虜（改作敵）寨斷絕糧道於牛心寺
竹林河等處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遣吏人以書幣
迎之遂聽翟興節制差知河南府長水縣及破楊進
興保奏特補武義郎兼閤門祗候
京城留守杜充及郭仲荀薦整閫勑奏陳乞還闕
張用等侵京西王善擾淮西楊進已死京畿稍甯靜
充等乃上表請上還闕不從
劉洪道爲京東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上以京東隔在一隅劉洪道在青州屢騰奏牘方倚洪道經理京東乃除京東經畧安撫制置使併命宮儀知濟南府召閻皐赴行在仍賜詔戒諭密州李逵等使之報國

賜戒諭李逵宮儀張成等敕書

敕李逵等朕惟胡虜改作敵騎憑陵山東震擾保此數州之地皆由諸將之功爾等夙著忠誠各應委任宜互傾於肝膈以同奬於朝廷速底成功是爲報國

十六日癸巳詔從官條具利害

詔從官條具利害侍從有獻幸蜀爲長策者上籌之未決御史中丞張守上疏曰東南爲國家根本之地陛下既遣適則奸雄必生窺伺之心況將士陝西人往往勸爲此行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此不過將士自爲計耳非爲陛下興國家計也並陳其害有十翌日至殿廬謂諫議大夫滕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入見上力言其不可上曰卿言正與朕意合此決難行其議遂寢翟汝文亦有疏請幸荆南其言亦不用

六月一日戊申朔李成圍楚州

六日癸丑誅苗傅劉正彥於建康府

先是四月一日上復位以苗傅劉正彥爲淮南西路制置使副遣之任勤王兵將至傅正彥夜引兵開湧金門而去羣臣乞急遣兵追捕詔韓世忠爲江浙制置使將兵討傅先誅王世修吳湛以世修本預傅謀湛附賊故也傅至衢州江山縣裨將張翼斬王鈞甫馬柔吉將兵降於周望韓世忠追傅等及於建州浦城縣漁陽驛與賊遇傅將兵居溪南正彥將兵居溪北約相策應世忠親率兵力戰正彥軍少卻世忠乘勝追擊正彥兵大敗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傅棄軍遁去墮水不死眾失傅所在苗翊收其兵萬六百餘人走劍川縣遼人劉晏隸傅麾下統赤心隊世忠追及也晏謂其部曲吾豈從逆黨反者耶韓制置既來吾事濟矣遂率眾歸世忠裨將江池擒苗翊以眾降苗竦張逵收其餘兵三千餘人走建陽喬仲福王德趙士成共追之盡降其眾苗傅變姓名爲商人走至建陽一村落中投村舍詹氏欲更衣而去詹氏主識傅遂擒之送於世忠。舊校云土豪詹標執之以獻世忠併正彥檻送行在並陵遲處斬於建康市將就刑正彥瞠目而罵傅曰苗傅爾眞匹夫不用我之言遂至於此苗翊苗竦並鬻磔於市

七日甲寅黃潛善責授甯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責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左司諫袁植上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奸賊也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黼攸乘天下治安之久伺人主倦勤之隙持祿保位不顧後患創開邊隅貽禍宗社淵聖皇帝雖戮之而不能顯正典刑天下至今爲恨潛善伯彥當天下喪亂之後正人主憂勞之時天步如履冰國勢如累卵存亡之機繫於一相方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導諛者親忠直者疏苞苴者進潔廉者退附己者立登要路忤己者致之死地道路側目而不言縉紳憤怒而不恤閭里愁歎而不知致敵國肆爲謗讟事不忍聞外起逆臣敢行不軌民不堪命自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自河之南迄於東京由陝之右迄於淮甸生靈塗炭州縣邱墟臣以爲潛善伯彥之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也陛下縱釋而不誅奈宗廟社稷何奈天下百姓何李綱陷陛下於失信結怨於虜（改作敵）人兵連禍結未有休息之期陛下特竄之海外天下不議至潛善伯彥姑置之善地所以動搖人心將士解體國勢愈危陛下倉遑東度之際恨不膾大臣心肝以謝宗廟何

事定之後遂貸之耶抑其門生故吏尙居近密爲之營救也臣愚伏望陛下靜默深思念前日有播遷之苦致逆臣生背逆之心采用臣言斷自淵衷命有司檻至行在斬於都市庶幾威權自立人心自附外折虜改作敵情內消姦萌可以鼓士氣可以崇國體中興之功在此一舉遂責授潛善甯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伯彥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林泉野記曰黃潛善字茂和登進士第宣和間宰相王黼喜之累加除擢靖康間知河間府兼高陽路安撫使大金犯改作兵至京詔河北諸州起兵勤王潛善依違逗遛不行及聞京師已破方傾兵一萬赴康王於東平府王令駐軍於興仁府以張煥等十軍皆聽節制潛善怯懦無進兵勤王之意及大金自宛亭來攻乃遣張煥丁順孟世甯擊之射中龍虎郎君墮馬而去康王已聞二帝播遷加潛善天下兵馬副元帥王到應天府加潛善徽猷閣學士及卽位除中書侍郎以其兄潛厚爲戶部侍郎數月除潛善尙書右僕射御營使潛善固位怯敵與汪伯彥及諸內侍相結畧無爲國濟民之志恢復中原之心上幸揚州放散四方勤王之兵潰爲盜賊占親兵一千自衞不用能賢

惟薦用親黨王黼門人如盧益輩多用爲入座侍從
陳東歐陽徹上疏乞誅李綱卽斬之以吳給張閎之
言爲諱善交通關節賄賂公行西自吳五路京西東
則澶魏京東日爲大金所侵直至淮上潛善恬不爲
慮二年加尚書左僕射許景衡乞車駕駐江甯以備
大金不測之侵潛善力沮抑之宗澤以收復兩河迎
請二帝爲急潛善大惡之專爲諂佞固寵之計三年
金人已廹上欲南渡潛善伯彥尚苦留之上更不問
率百餘騎徑渡潤州僅以身免軍民百萬皆爲大金
殺虜遂陷中原百姓聞潛善之名無不毀罵上至杭

州御史中丞張澂言潛善伯彥大罪二十罷爲觀文
殿學士知江甯府後又言其罪改觀文殿學士提舉
南京鴻慶宮又再言其罪改觀文殿學士俄又言之
士民皆怨憤遂責授祕書少監分司西京後司諫袁
植再言其罪責授甯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汪伯彥字延俊徽州祁門縣人也王本爲祁門令招
伯彥爲門客故秦檜皆居伯彥席下崇甯二年登進
士第梁子美知大名府伯彥爲司理參軍子美甚善
之累遷中散大夫靖康元年進河北防邊十策擢直
龍圖閣知相州伯彥兼主管真定府路安撫使公事

及康王出使於大金過宿州伯彥言大金已南渡勸
未可北行遣劉浩以兵二千迎入相州俄除兵馬副
元帥雖畧招兵而怯懦無謀無勤王之念常勸謀往
東南自保而已加伯彥天下兵馬副元帥建炎初除
同知樞密院事俄除遷知樞密院事潛善結內侍以
固權陳東歐陽徹被誅畧無一言諫止吳給張閻邵
成章皆以忠諫伯彥忌而竄之宗澤屢乞親征迎請
二帝伯彥沮之太學生魏祐上書言其與黃潛善共
爲奸邪乞早逐之伯彥占親兵一千自衛其家畧無
爲國濟民之心梁子美親族皆薦爲美官王黼之客

盧益已爲尚書伯彥助潛善爲同知樞密院大金攻
陝西五路京東京西諸州多殘破伯彥恬然不恤許
景衡乞早渡江宿府伯彥立排沮之建炎二年除尚
書右僕射與潛善相結阿諛順旨持固祿位而已大
金已逼揚州不遣兵拒戰上欲渡江又與潛善留止
次日車駕以百餘騎徑渡鎮江而六軍百姓多爲大
金誅虜天下咎其邪佞疏謬聞其名則罔不切齒罵
詈御史中丞張澂言其大罪二十罷爲觀文殿大學
士知洪州後再言其罪降爲觀文殿學士俄又言之
士民亦憤怨未厭以正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

永州居住後司諫袁植再言其罪責授江州團練副
使英州安置
裴淵以其眾至行在隸於韓世忠
初裴淵以收復秦州之功狀聞於朝得旨許赴行在
既至悉發隸韓世忠軍
張浚江淮荆湖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關陝官
吏等詔
詔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艱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
賴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
張某喻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

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殉國無貽名教
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懋賞以答殊勳
杜充爲宣武軍節度使
朝廷除杜充爲宣武軍猶未知楊進死乃加進正任
觀察使
范瓊率兵至行在送大理寺賜死
范瓊軍於洪州苗傅劉正彥之變除慶遠軍節度使
湖北路制置使使瓊以兵會合不從及上復辟遣使
宣諭至是方來朝臣寮交章言其罪樞密院計議官
劉子羽乞誅瓊以戒暴亂呂頤浩張浚議定必殺之

乃召赴都堂命劉光世入瓊寨撫定其兵送瓊大理寺賜死猶不伏獄吏以刀自缺盆插入叫疼移時死其弟幷三子皆流嶺南

張浚行狀曰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女眞改作金人通及京城破逼脅后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虜中改作敵營又乘勢剽掠爲亂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凶伏誅始自豫章擁衆入朝既陛對恃其衆盛悖傲無禮多所邀求且乞貸傅正彥逆黨左言等死公奏大暑云瓊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羣凶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臣任樞管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陜行有日矣乃心踟躕若不盡言乞伸典憲死且不瞑上深然之公獨與權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密院謹節吏數輩作文書劄榜皆備鎖吏於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瓊議事瓊從兵溢塗巷意象自若坐定公數瓊罪瓊愕然命縛瓊送大理寺子羽已張榜於省門外親以聖旨撫勞瓊衆曰聖旨罪止瓊餘皆御前軍也無所預衆始投刃應喏瓊論死兵分隸神武軍

姓氏錄叛逆傳曰范瓊字寶臣開封人也自卒伍補
官宣和末河北京東羣盜起命瓊往招張仙崔智李
寶蔡進等有功金人圍京城瓊與李寶等來勤王屢
與大金戰皆身先士卒數破之由是顯名大金退命
瓊軍河北招羣盜劉浩等數戰破之加觀察使賜第
一區金人再圍京師瓊爲京城四壁都巡檢使金人
初至城下三日三戰皆破之彈壓軍民稍定其後城
陷淵聖出郊大金使瓊取太上及鄭皇后朱皇后太
子諸王貴妃等瓊仗劍逼請出城詣金人寨百姓邀
駕者瓊皆斬之金人又命京城再立異姓揭榜於市

勸諭之及欲立張邦昌統制吳革欲擁軍民併與金
人死戰以奪二帝瓊又與左言以兵攻革執而誅之
殺數百人於金水門外而邦昌立矣殷甲仗欲候金
人退師往撫諸路不伏者建炎初至應天府加定武
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同都統制往襄陽討李孝忠瓊至
屢與孝忠戰敗績會諸路兵皆至與孝忠大戰臨陣
殺之其將張世立孝忠弟孝義降於喬仲福瓊至運
道遇羣賊孫仲等與戰皆滅之加天武捧日四廂都
指揮使同主管侍衛步軍司移軍眞州後除瓊御前
平寇前將軍領王剛王彥等軍駐京師三年羣盜劉

忠據海州懷仁縣遣統制張仙崔智蔡進徐靖等擊之忠詐降仙等入忠寨撫之忠伏兵起擊仙等皆殺之降其兵瓊屢與忠戰皆敗績羞恨而已回軍壽春府軍士與壽春府兵相爭遂相殺爭出刼其城殺其知府鄧紹密聞苗傅劉正彥之變瓊在洪州傅除慶遠軍節度使湖北制置使瓊與傅書問往來不肯進兵張浚十一檄令會合勤王瓊終不進及上反正遣使宣諭方來臣寮累言其罪張浚杜充議除之召赴都堂命劉光世入瓊寨撫定其兵送瓊大理寺賜死猶大呼不伏罪其弟幷二子皆流廣南籍其家財

劉光世招降韓雋

韓雋爲苗傅第四將傅敗雋以所部人馬走至湖口渡江至蘄州知州王牲與州縣盡棄城閃避雋檢視軍資及諸州庫倉錢絹米麥皆盈滿雋悉自封鎖之出榜止約不得秋毫擾於民間不得擅取倉庫次日便行欲往京畿尋楊進殺之至仙居縣界值王善張用遮路兼聞楊進已死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安雋雋乃受之光世令蘄州知州王牲及州縣官已復入城治事牲率州縣官迎見雋敘話甚懽雋自此更名世清號爲小韓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二十九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二十九校勘記

繼體不失於舊物不應作休　江甯府可改爲建康府脫下府字

萬六百餘人走劍川縣一作萬六千餘人走劍州某縣　不用賢能誤作能賢

西自吳五路京西吳字衍　常勸上往東南上誤作謀

伯彥助潛善薦爲同知樞密院脫薦字　及諸庫州倉誤作諸州庫倉